

歷史與空間

從《黃花崗外》看廖書蘭的三種情懷

楊流昌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楊流昌在分享會上發表讀後感。 錢昔音攝/廖書蘭供圖

日前喜讀廖書蘭博士在內地出版的作品《黃花崗外》，讀畢誠讀後感：這是一部富有深度和內涵的文論專著，不但讓我們認識了一位史書甚少記載的早期國民革命作家黃世仲及其文學創作，更把我們的關注視線引向一百多年前那個影響中國命運的關鍵人物和關鍵事件——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

《黃花崗外》是廖書蘭博士的一部舊作，早於14年前，即香港回歸祖國12周年的時候就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作者選取研究的課題，是我們非常陌生的早年革命黨作家黃世仲及其代表作《黨人碑》。翻查內地各種版本文學史書，我們很難找到有關黃世仲及其作品的介紹和論述，因此《黃花崗外》的出版，既填補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交集中一個空白，也給予我們研究討論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真實歷史以新的視角和新的啟示，很有歷史意義。

廖書蘭是知名的居港台胞作家、詩人，並擔任新界鄉議局議員26年，對香港社會和文化多有研究，也是香港知名文化學者和社會交往活躍分子。我曾兩度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台灣事務部工作，與她因共同參加港台活動而相識，又緣於共同的詩文藝術愛好而相知，交往一見已有20多年。書蘭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她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我們曾一起議論當

今台灣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問題，書蘭非常痛心，她說，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台灣社會非常重視愛國教育和中華文化傳承，她從小在台灣所受的教育是：「我是中國人，我熱愛中國，我以中國為傲！」在這樣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大環境下，她那一代台灣同胞的中華家國情懷根深蒂固，尤其是對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精神的認識更為鮮明深刻，認為這就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集中體現。因此，後來她定居香港的幾十年裏，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堅持奔走於內地與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甚至海外，應邀到各地學校與社會團體開辦講座，致力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弘揚中山思想與辛亥革命精神鼓舞呼。書蘭還有一個性格，就是特別同情那些被歷史所忽略的人與事，正是懷抱著這樣一股子衝勁、這樣一腔熱忱和這樣一種難能可貴的同情特質，去研究黃世仲，一位不為人知、已被國民革命歷史淹沒了的革命報人、革命作家、革命宣傳活動家；去研究黃世仲的代表作《黨人碑》，一部已找不到完整原文、卻是世間第一部以孫中山革命事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當然，也正因為有了廖書蘭對黃世仲及其文學作品的深入研究，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那個特殊時代，那些有名與無名的辛亥革命英雄們，如何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自由民主拋頭顱、灑熱血；讓我們深刻理解孫中山艱苦卓絕領導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它不僅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更為我們今天的獨立自主和民族振興奠定了基礎。

《黃花崗外》一書，也從側面展現了廖書蘭深切的愛港情懷。書蘭是生在台灣的外省人，長年居住在海外，像她這樣的外省二代台灣人，心中常有一種漂泊之痛，是香港的豁達與包容，才使她有了家一樣的溫暖。她曾著文說，我在台灣

被說是大陸人，回大陸又被說是台灣人，只有到了香港，似乎才找到人生的歸宿，體悟到根脈的傳承，漂泊之痛由之釋然。所以她深愛香港，作為一位學者、作家、詩人，她筆下的人和物，總帶着親情、鄉情，作為居港台胞，對回歸後「一國兩制」的香港，越來越有扎根的認同。所以她每每與人談起香港，總帶着已是地道港人般的驕傲與自豪，尤其身為20餘年的新界鄉議局議員，更對新界地方社會文化情有獨鍾，奔走守望，服務不遺餘力。書蘭對香港的這種熱愛，也深深地體現在她寫作《黃花崗外》之中。正如她在書中所言，一般人對香港的看法是世界金融中心，凡事以經濟掛帥，其實這只是香港社會多元化的一面。在研究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歷史中，她驚訝地發現，在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近代革命中，香港人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過程中，香港居民起了關鍵作用。她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辛亥革命的精髓在香港！的確，我們通過閱讀此書，真切地了解到香港與辛亥革命的深厚淵源，香港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軔地、武裝起義策劃地、革命事業後援地，孫中山等革命先驅以香港為基地，聯絡海外僑胞，募集革命經費，運輸起義軍火，聚合革命志士，策動武裝起義。從1895年至1911年的16年裏，孫中山在香港直接策動了10次武裝起義，其中6次在香港發動，香港人民給予了辛亥革命以堅定無私的支持，感謝書蘭的研究揭示。我是台灣事務工作者，讀了《黃花崗外》，也讓我聯想起多年來香港在發展兩岸關係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更為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率先垂範。今天，我們在香港繼承弘揚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把個人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堅決貫徹「愛國者治港」，堅定不移把香港的事情辦好，不斷推進「一國兩制」，不斷豐富「一國兩制」，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作出更大貢獻。



◆《黃花崗外》簡體字增訂版。 廖書蘭供圖



◆《黃花崗外》繁體字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廖書蘭供圖

來鴻

想像一場大雪

蔣建偉

渴望一場更大的寒冷。
這樣的冬天，沒有人知道它已經來了，好像一切都還沉醉在無邊的愁緒中。樹葉就黃了飄了，耳旁的風刀子一陣比一陣鋒利，太陽很紅很遠，天空的浮雲卻不再那麼高淡，一切「嘩啦」就結束了。那麼後來，冬天的靜穆就不分白晝黑夜的在人們的心版上跑呀跑呀，多少白白亮亮的孩子們呵，一群，再一群，一個一個，笑聲多麼迷人，這個冬夜的雪花你聽見了麼？
也許，醒來在第二天第三天十幾天的清晨。

十秒鐘。一條直線、若干支線小黑點和一幅速寫的輪廓，我把一隻手掌迎向太陽，平原上的流脈竟然如此清晰，路有多窄，河有多彎，一條淺淺淡淡的地平線有多長，蚯蚓似地隨着你的奔跑而奔跑，還有那麼多的支線小蚯蚓，牛馬驢騾的縮小物，村莊或是城市的縮小物，但上面肯定沒有，哪怕一個人，比例小得不能再小了……凝視凝視，一個上午的時間過去了，我通常都是這樣回憶我們的故鄉。有時候，別人的城市裏，故鄉就是一壺酒，一壺老酒，冬天的寒冷被一個人一口一口喝進肚子裏，北方北方，向北向北，一晃就是四季。父親說，兒啊，我在昨夜夢見你了，你卻不知道自己鄉關何處？想想，我們的美麗鄉愁，我們的漂泊無定，我們的一牽一掛，我們的堅忍和眼淚——我們面前的老酒就是一壺幸福，喝酒更應該是一種幸福，那麼寒冷呢？一個冬天的寒冷算不算幸福呢？

一天天幸福的流脈，別人的大雪在夢裏飛花，霎時間，那些美麗的弧線紛紛揚揚的，成就了我們遙遠的想像，宛然是一朵一朵的蘆花模樣……終於，無比熟悉的旋律響起，心靈的故鄉在杯中復活重現，古老的噴噴聲在平原上行走，我們的眼圈紅了，我們閉上眼睛，彷彿呼吸着故鄉的空氣。那一天，是的，蘆花依舊香，踩着蘆花大雪，我們回家了，兩行溫濕的東西不能自己，沒有辦法啊。透明的雪花飄來了，大風在茫茫雪原上歌唱，翻捲起一層一層的白霧，一抬頭就噴下了一口霧，行走中我們和親人誰也望不見誰，心緒悲涼寂到了極點，喊吧……喊吧，我們真的喊出了他們的稱呼，包括隨雪飄逝的一些名字。多少年過去了，我們拚命扒開厚厚的雪地，找到他們的時候，雪地上只剩下被凍僵了的幾具屍體，雪下得可真大呀，縱然沒有被完全凍着的，早已經被嚇了個半死，成了我們身邊的一兩個植物人，身上的零件也不那麼完完整整了，時不時的要出現一些

這樣那樣的毛病，我們總是祈望自己的講述能夠喚醒他們的回憶，祈望我們不再是他們眼前的會說話的工具，幻想太多太多的歡樂，但是不能，所有的往事所有的所有都已經煙消雲散了，一年365天，我們還能夠再祈望什麼呢，什麼都不祈望了吧。

「爸爸」，我們輕輕叫出了聲，父親的無動於衷自然也在想像之中，雖然所做的這些什麼作用也不起，但是叫了總要比沒有的好。自己多少年以前的背叛、出走、少不更事，甚至把他們一個個往絕路上逼，淚水顯得多麼的蒼白和多餘，內心的痛苦罪惡卻在洶湧澎湃。太陽已經甦醒過來了，我向手的背面細細看一看，看看凹下去的毛孔還有上面凸鼓的一條條青色的河流走向，忽然之間，人的一生活好像只有「爸爸」這兩個字了。「爸爸」讓我眼睛深處的父性甦醒，誰都無法阻止自己慢慢地老去，想像中父親的衰老也不過如此，小兒只有5歲，一次和我鬧氣了，指着我的鼻子說我那麼壞，將來我要變成世界上最老的老頭的，他不知道拿「植物人」一詞來比喻，只知道「老頭」。我好像「呵呵呵」地笑了，見我高興的樣子，兒子頓時氣上加氣，他在北京一問不足12平方米的陋室裏對我說：「爸爸，我什麼什麼什麼……」當時，他說的話我什麼也聽不見了，腦子裏全都是父親在豫東的平原上辛苦勞作的身影，他吸煙他喝酒他發兒他滾了一身泥巴……想像中他沒有借到1,000塊錢急得跪在爺爺的墳頭哭，我兩眼空空地說「爸爸，（下雪了）」「爸爸，（這個冬天你冷不冷）」，妻子卻聽不見我說話的小括號裏的內容，問我冷不冷地叫誰呢，我無意識地說叫你的寶貝兒子，我看見兒子古怪地笑了，我們也都笑了，隨便你開心不開心。

我們常常這樣說，幸福就是一壺老酒，酒可以幫助你打開想像之翅。多少年多少事了，空守着一盆爐火，想像一場大雪，想像故鄉的冬天，想像在冬天裏慢慢行走的任何一個親人，任何一個朋友，想像他們走路的樣子，想像他們想念我的時候應該是一副什麼模樣，以及小小院落裏一輩子也忙不完的家務，想像你……我的眼前流淌開一條大路。

這個冬天，渴望天下大雪，許多人走在大路上，走着，消失了，雪一直在下，不知道什麼時候，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最後，連我也不剩，世界白茫茫一片。

豆棚閒話

青絲

前愛

英國有一家專賣舊書和閒置物品的二手交易平台Preloved，中文被譯為「前愛」，既精妙道出了人與舊書之間的情感糾葛，也表達了對舊書的尊重——它們不是沒人要，只是雙方不再愛了。平台因為這一很文藝範的名字，也少了幾分商業氣息，更像一個紅娘，是在幫助那些曾被人珍愛過的書，重新找到好的歸宿。

我多年來一直有逛舊書攤的習慣，常以極低價格購得一些二手書。如少年時代閱讀民國作家魯迅、老舍、梁實秋等人的作品，就是從地攤上購回來的。原主人熟讀以後，覺得再無保留價值，放到市場上出售，也算是延續書籍的生命，物盡其用。其中一些早期印刷出版的舊書，版式設計、紙張都很粗糙，字體歪斜、油墨洩染、裝訂簡陋，皆十分常見。那些由鉛字油印出來的字符，滿是歲月的痕跡，猶如一個嗓音啞啞的老者在吶喊所屬時代的聲音。

不過，好書即使時過境遷，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清人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說：「書無新舊，無雅俗。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有些書舊歸舊，裏面的思想內容卻不過時，反而歷經歲月風塵的擦拭，愈顯光亮。加之一些舊書當初的發行量小，已無法再版，市面上早就絕跡了，很難買到，倖存下來的少量書籍又隱藏着許多曲折故

事，是吸引該領域讀者長期關注和持續購買的珍寶。這些「前愛」隨時隨地都能與人發展出一段全新的感情。

每年到了畢業季，我常看到有小販到學校裏收廢舊，被當成廢紙整車拉出來的書，很多還是嶄新的，總會感嘆太浪費。因為造紙印書需要砍伐大量樹木，而這些狀況良好的二手書，卻被直接廢棄，非常可惜。如果能夠有效整合資源，讓有需要的人以低價獲得，重複使用，不僅二手書被善待，也是對環保的最大支持。可是我與一些賣舊書的小販閒聊，得知除了一些現實操作上的困難，也與公眾沒有養成花錢買二手書的風氣習慣有關。

相比起來，歐美人買二手書並不是因為經濟拮据，更不認為是一件羞羞的事情，有時反而會認為是有智慧、有品位的選擇。去過巴黎的人都知道，17世紀就開始在塞納河畔營業的幾千家露天舊書攤，是巴黎的一道獨特人文風景，與盧浮宮、埃菲爾鐵塔一樣，是全球遊客打卡必逛的地方。近年巴黎還把這些露天舊書攤做大做強，爭取能夠進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列，讓買舊書的人和賣舊書的人都從中得利。也許有一天，當我們身邊所有人的觀念有了改變，也都把舊書視為「前愛」的時候，二手書就真正迎來了第二春。

生活點滴

沈藝秀

霜

早晨起來一股冷氣就擠進門來，很冷。我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拿大衣穿在身上，在脖子上搭了一條長圍巾，幾步跨上樓梯走進教室。學生們早來了，都拿着書認真地背着習着。早讀本來可以以不眠的，可多年養成的習慣，早上起來就想看到學生，要不心裏不安。天很冷，一個學生衝進教室，隨他而來的是別的同学一陣善意的笑聲。因為他的額前已經被霜染成了白色，就那麼一縷一縷的，好像白色髮劑漂染過一樣，而且頭髮也比往日粗了許多。他很尷尬地用手撫了一下，但很難撫平，他憨厚地對我笑了笑。

天漸漸亮了，上操的時間也到了。同學們走出教室，我也站在樓道裏，見校園裏的垂柳上白茫茫的一片。這些垂柳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一道風景：春天的鵝黃是一種風景，夏天的浮綠是一種風景，秋天的憂鬱失落也是一種風景，冬天的蕭條更是一種美的風景。葉子落光了，只有那些纖細的枝條沒什麼攀附沒什麼依傍，在冷風中擺動着抵禦着寒風，顯得那麼無助那麼嬌弱無力，又是那麼倔強。那一根根一條條呈現出土灰色，很憂鬱地低垂着。每天上課時，我總是站在那排垂柳的對面，默默地感受着它的憂鬱，默默地傾聽着它對冬風的訴說。

而此時，它卻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清瘦的枝條此時很臃腫，好像一夜之間冬風給它換上了棉衣。那棉衣晶瑩透亮，平日低垂的枝條此時極力地極力地向四周伸展，展開自己一生的燦爛。每一個枝條都沾滿了霜花，每一根枝條都

迎着冬風燦爛地笑。那柔弱的枝條沒有萎縮，而是在冷峻地思索。我從這極力伸展的枝條上看出了那柔嫩的身體裏孕育着的勃勃生機。

這個季節，一切的繁華都隱退大地，到處都呈現出靜謐和空曠，都脫掉華麗的外衣，袒露出原始的肌膚。一切都謝幕了。這謝幕的感受比冬天本身更可怕。

冬天把一切喜怒哀樂一切興衰榮枯都一股腦兒地收容了。春的生長，夏的浮躁，秋的得失。而冬的胸襟更是博大，它包容收藏了一切，它把所有的生命都深深地深深地掩藏在自己心中最柔軟的部位：被封凍的河裏，我們撬開堅冰，會發現嬉戲的魚兒，掘開凍土，我們會發現稚嫩的根芽……冬養着生命。正是因為有了冬的養育，才有了春華秋實，才有了繁華熱鬧。

是的，冬天可以凍住土地，卻凍不住生命；冬風可以吹走柳葉，卻吹不走柳枝；冬霜可以漂染柳條，卻漂染不了柳條上泛出的青色，而那正是生命的顏色。霜花很美，擱帶了霜花的柳條更美。它不再憂鬱的低垂而是極力地伸展。只有堅韌的意志和頑強的精神，才能經得起冬風這嚴峻的考驗。

一學生順着我的眼光看過去，說了句：「真美！」一學生走出教室時說了句：「真冷！」有學生回一句：「跑幾圈就不冷了。」

一聲長哨，校園裏響起了節奏感很強的跑步聲。在霜色茫茫的早晨，學生們跑着。以後，他們也會這樣跑進歲月中去！

詩詞偶拾

何願斌

初冬湖畔
 蘆葦與鶯鷺試比腰身
 它終究羞澀地低頭
 菊花肥，秋水瘦
 鵝卵石圓溜溜
 一棧梅在水邊偷學瑜伽
 它想在某個雪後發一發
 零點列車
 列車忘記季節，忘卻寒夜
 它在零點長嘯
 不願及枕上人的煩擾
 冷霜是夜裏的安慰
 弦月曼曼多半
 列車歸去，鴻雁的高吟
 尚未止歇，它們還有
 很遠的路途要走

柿柿如意
 越過馬頭橋，好柿子的光環
 藏不住
 千年古村的舊書布上
 柿樹最為矚目
 在漏窗的背後，是否曾有
 一雙易安眼，把菊花抱在一邊
 渴望着，她的冬天能夠
 柿柿如意